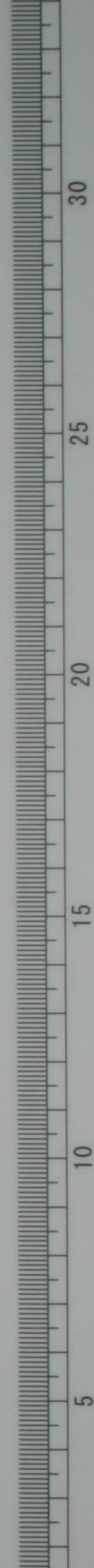


本庄
13
898
14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

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義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

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

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

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
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小
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鎬鎬
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也
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志云
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暨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
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
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
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
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
使在岐周時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
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
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王
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

季暨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
。正義曰穿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
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
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
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
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
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太
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太王
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
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論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
文王有聲凡十篇上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
七篇序皆云文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
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
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武
故其篇先盛隆之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詩王季

二

卷之三

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繇也言文王之興
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
其人故次棧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
次早麓也早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巳非盛事故
在棧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
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
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繇與旱
麓皇矣皆述太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
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
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其伐功故次文
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
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
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
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
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時作也繇云文王厥厥生思齊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帶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之崩後作之

棧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
之後作也唯早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
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
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
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
曰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
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於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
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武事故
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
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
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
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
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
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

詩經卷之九

三

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
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
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
壯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
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
可以一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
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勞臣下臣
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
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遺戍役遣則
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狄杜
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勞將率後狄杜
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
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
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
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得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
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致時和年豐
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
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

國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
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
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
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
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
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多事重為常歌故以
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事
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杜牧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
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
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
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
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
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
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
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入簋為天子制天保
云論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

詩注卷九之二

四

劉宣

後無文王之蓋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
也小雅唯稱王後事曾無言其益者又所論多稱
王以前之事知其體詠由歌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
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
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
就檢其事先後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
稱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詩云虞芮質厥成事在
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
小雅詩各有所擬述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
但作者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
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
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
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雅鬚鬚其
大校不可言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
書見事漸故先小雅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
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

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
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
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
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
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
是賢也即絲與早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
文武詩是也天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
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
者義周公成王之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
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考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而至卷
阿皆可知矣。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
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
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
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
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

詩注疏卷之二

五

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為周
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
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
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
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
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
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
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
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
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有
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
物令天下醉飽故次鷺言既能守成也鳥鷺止言祭
父持不失故次鳧言能持盈守成也鳥鷺止言祭
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
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
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
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召公以成王
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

初海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
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此
信須求賢自輔故次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
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
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
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賢者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
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
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
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
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節則攝政六年後
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攝政六年後
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攝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
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則攝政六年後
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攝政三年則致太
也既醉言太平鳥鷺言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
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則致太

詩注卷九之二

六

卷九

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
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
公劉云成王將泚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大雅之
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
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
之言又無卽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
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致太平云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
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
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
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
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
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
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
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得
為武王詩乎卽小雅皆配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
賦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解
天誓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

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
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
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
誤違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
王基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終始相成此
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終始相成此
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王
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王
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
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
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
六篇為正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
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而
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而
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
辨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以大雅者以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以大雅者以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樂燕禮云豳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
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
也田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
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
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
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
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
諸侯以兩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小雅天子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等注云天子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略合樂者
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
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
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
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不得用之者
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

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充美者可以為法
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
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福化之故風為
鄉樂風本諸侯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福化之故風為
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
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天子之樂大雅為天子之
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
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
國君以雅為尊天子以雅為尊天子以雅為尊天子
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
絕以文雅故下鄭分別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歌肆
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
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
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
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
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曾語曰金奏肆夏繁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詠歌
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既使臣敢不拜既由此三傳
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
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
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
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
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
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
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
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翁如也鄭云始
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
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鍾二肆是
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
篇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

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
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
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
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
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
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旗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
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
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
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
之以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
侯以諸侯於鄰國亦知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
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知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
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此天子於諸
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此天子於諸
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
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
廟下管象彼兩君相與諸侯亦異也天子於元侯與諸
侯不同則元侯相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與與天

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
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
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
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
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
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若與四方
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也經曰若與四方
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為文而兼四方
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
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
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
或上取於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
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
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
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
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

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
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皆諸侯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
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
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凡為鄉樂
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肆夏
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
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
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文與天子於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
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
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樂乎明鄭以等
侯定用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樂乎明鄭以等
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
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
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
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
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

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
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
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
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
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
為兩君相見之禮儀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
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
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以
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周禮掌客職
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
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
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
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
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
也表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
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
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

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
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
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
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
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
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并是其用樂同
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
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大夫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
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
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
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
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
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
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
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

詩士統九二

東坡

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卷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不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未詳聞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惡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

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願唯厲王小雅益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
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歲規之篇當在三十
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限斷也其
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
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
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
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
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
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
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
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末故先雲漢也
任天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
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
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為後而小
以蠻荆獯狁南次交侵六月須臾出兵以
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須臾出兵以

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
日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
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
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
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
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
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其
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未而德衰衰有其漸
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歲之則責之故次沔水
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責之不規正之
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王稍深此沔水
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見其漸耳王既
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黃鳥我賢人既去則禮
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
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

詩注疏卷之二

四

李

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
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
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
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緡西夷犬戎共攻
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
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
號石父比而諧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
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
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
謚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
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嬖傾城褒姒亂政之
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印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
事也召旻云覺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
壤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
牽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
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
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

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
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印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
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印疾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
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
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
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
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
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
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之形容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
也所正之形為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故士以盛隆
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所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
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
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
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
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
自傷悼小雅甚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

詩注疏卷之二

二

三

王伯道

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曰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
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是大小不相由也
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
體作既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幽王變雅也小雅準
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幽王變雅也小雅準此故
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幽王變雅也小雅準此故也俱
有作故采者並存以二體本自大小雅區非徒以
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考之經文
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猶回適不用善道
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
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仰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
爰云實靖夷我邦日廢國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
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
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
之申伯賜一朝觀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

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隸閔管蔡之失
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
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
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
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
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
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
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
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
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
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
隱者亦因此以於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
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
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
之情欲為之隱也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
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
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於其間與之為

詩在卷九

詩在卷九

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
如此譜說則鄭定以為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
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
之篇何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
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
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
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朋友之樂歌焉
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
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
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
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
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
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
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雅之臣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
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
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

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
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師者即毛公也
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
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
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
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
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
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信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
言正比代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
正月之詩也。亂其焉既移之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
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
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幽王之下以惡
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
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
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
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
厲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
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

詩在流

三

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
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與復小
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
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
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
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什
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
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
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
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
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
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
是歌雅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
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陵下箋云
日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

有所判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
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陵等六
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
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
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
孔子什首南陵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鴻鴈為第四
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
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
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
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
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
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關其
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
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所推改者以毛公前
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什首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
所移第故知什首本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
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
更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禮必不可數十之篇共

詩經卷之三

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為別已
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
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
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
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
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
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
合分况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鳩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

房反籬音。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匪侑音又。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

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

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群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主與之對行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斝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干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本自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所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教和樂且

既此詩主於欣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出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飲之至有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華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者不發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致之者不發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

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
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
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
弓箴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
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夫用束帛以餼皆以飲為饗
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餼皆以飲為饗
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
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
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
用束帛乘馬而已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
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
諸侯自相酬乃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
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
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
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黃饗酬所用也謂饗時
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黃以
繡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黃將之既天子饗
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有諸侯其幣

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
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
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

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

呼以成禮也 **箋**云苹蘋蕭也 呦音幽苹音平萍本
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

之藻藻音瓢扶遙反懇苦很
反樂音岳又音洛賴音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

笙鼓簧承筐是將 **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

所以行幣帛也 **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 音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 **箋**云示當作真

真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反。注。好。呼。報。

毛如字鄭作真之政反。疏○呦然為聲者乃是鹿鳴所

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草言鹿既得華

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

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

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其臣下而

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

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笙而吹

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

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

矣示我以先王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已

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已臣下之賢

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

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

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食之○傳鹿得至成

禮也。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

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

者人君富有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

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

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

其賓客而爲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

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

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

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斷不然矣此詩主美君

懇誠於臣非美臣相呼以成君禮也若君有酒食臣

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

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意盡於此耳據

爲美食勗幼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

是君召臣明矣。○革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

曰今賴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云葉青白色莖似

著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

雅云華蒹其大者爲蒹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

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註引胤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周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美之道矣。○不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道矣。○不當至是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也。易傳者以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佻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

古者賓示同讀故改從賓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無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高呼毛故易傳也。○高呼毛反字林作莖同本或作牡故牡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佻愉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傲言其賢也。○視音示佻他彫反。傲胡。我有旨酒嘉賓式其賢也。○視音示佻他彫反。傲胡。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教傳

教遊也

有

我有至以教。正義曰言文王

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做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教遊也。傳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蒿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蒿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蒿也本或云牡蒿者牡衍字牡蒿乃是蔚非蒿也與蒿義傳相涉而誤耳。視古至其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恍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勿子常視無註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

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上昏禮曰視諸鞶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央說文酬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做也以德音自實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為至道至註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

詩流九之三

六

詩流九之三

宜為旅時語古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
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
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傳芩草也
其今反說文云
蒿也又其炎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
且湛傳湛樂之久
和樂音洛注下皆同
湛都南反字又作耽
我有旨酒
以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夫不
以燕樂嘉賓之心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

傳芩草。正義曰陸機云莖如斂股葉如竹蔓
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為

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

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
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伯之時令其
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
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
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
王所述其功皆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
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
當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傳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反。騏芳非

作委於危反。遲韓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反。倭本又

作倭夷朝直遙反傳盥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思息嗣反。流四

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

本乘四牡之馬駢駢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

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其言

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

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騏駢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

使臣之辭明愍其勞苦故以騏駢為行不止不廢其容騏駢

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騏駢

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騶貌

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

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

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諸侯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

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

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

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

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

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

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耳非適

王畿也故鴛羽扶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

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

詩經卷之九

詩經卷之九

七

余不備也

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四牡騤騤**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駱馬

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

○嘽他丹反駱音洛喘川交反鬣木又作驪力輒反本又作鬣音毛

盥不遑啓處

傳盥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

乃行

○跪求毀反郭巨几反沈**傳**臣受至乃行

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註引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乃行又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傳**騅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慙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翻音篇騅音佳本又作佳栩况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鴉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鴉同草木疏**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云夫不一名浮鳩慙起角反

將養也

注。養以尚反。下同。音如字。

疏

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

言翩翩然者，雛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各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雛夫不堅，固我正義曰：釋鳥云：雛，其夫不舍人曰：雛，各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雛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鷓鴣也。○**傳**夫不至，栩木。○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翩翩者，雛載飛載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翩翩者，雛載飛載飛。

止集于苞杞

傳杞，枸櫞也。

○杞音起，枸音苟，本亦作苟，同。櫞音計。

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

傳

駸駸，驟貌。

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

傳

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疏

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文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

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音審。

豈不至來諗。○毛以鳥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諗，念至不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兼之者父也敬以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
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
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
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
多故再言之○論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
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告也言故作
此詩之不知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
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
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
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
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
采薇以遺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
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
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
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
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
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將

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
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
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
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曰
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

不辱命也使所更反注下並同不皇皇者華

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
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
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
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

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
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
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
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先華者當
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言本途之以禮樂欲使
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之有光
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
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
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
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
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又音晃皇音晃駢駢

征夫每懷靡及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

懷和也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

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
事將無所及駢駢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
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
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
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
易其志也汝駢駢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
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
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皇皇猶煌煌也。正義
曰東門之揚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為
宜故猶之。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
以每為雖懷為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
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

詩經卷之二

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
及是以驅馳而咨取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穆
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
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穆
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
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
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
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
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
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
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
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
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
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
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
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
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駢駢

爲衆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
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
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
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成救之。非一故言
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
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救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
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救。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
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
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勢。故與此異耳。我馬維駒。六轡如
濡。云如濡。言鮮澤也。本。作驕濡。如朱反。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馬
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

詩統卷之三

三

詩統

是訪問求善道也。雅○咨本亦作諮。諷子須反爾。
至咨諷。○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
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濕
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
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諷事焉。○忠信至為諷。○正
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
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
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
也。咨事謂取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
也。咨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為謀。杜預曰：問
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為謀。杜預曰：問
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
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
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取。咨事為謀。與左
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
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諷事。故先咨。諷
而必為此。故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諷

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由訪禮法所宜。故
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次只詢。因此附會其
後耳。我馬維騏六轡如絛。言調也。忍也。○騏音其
載。
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且勿為謀。○易以
我馬
維駘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
為度。○沃為毒。反沈。又於
我馬維騏六轡既均。傳陰
白雜毛曰駘均調也。音因。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
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
於六德也。變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諷也。謀也。
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

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
傳之所據也○中和至其事也正義曰此箋以毛傳
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每懷靡及是也
有中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
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
所及也以此篇終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而外傳云忠
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而外傳云忠
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
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為中和鄭據成
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臣獲五善故知此
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
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
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

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
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章昭云六德
謂諫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
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
通被五者為六德不與章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
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
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已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
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
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
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
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
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
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
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
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

詩疏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東原本

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為然
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
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
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
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
可得通傳義為長編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
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
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
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
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

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常棣

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
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
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
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
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
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
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
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
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
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
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
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
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
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
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
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周公至親
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

公閱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
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
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
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
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
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
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
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
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
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
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
之有德猶懼有外侮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

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成召公作詩
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而封建
親戚不言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為
棣亦為糾合宗族於成周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
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云
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
言弔二叔之不成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
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
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
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
論之叔世之與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
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
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
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
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

詩流

三

詩流

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
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
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
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
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韡韡光明也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

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

同○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韡鬼
按爾雅云韡棣核常棣棣作核者亦拊不音如字
又芳得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拊前注同一云不亦

方于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聞常棣之言為今也

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

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疏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

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與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

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

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

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為華下

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

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

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

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常棣一

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

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

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者以華之狀宜

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
言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文云形管有煒文
與形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
與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
發也○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
為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
故知當作拊拊為鄂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
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
之光明是弟得兄弟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
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辭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
義曰傳以兄弟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言為今○正
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
以夫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
以是而為常棣之歌為來今是也
孔懷傳威畏懷思也
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

之親甚相思念
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哀薄
○疏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
侯反○疏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
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睦不
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
之故故能立榮顯之名兄弟以相求
急難傳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

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
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難。鶻。春并益反亦作即又作鷲皆同今音零本亦作

昌慮。每有良朋况也求歎。况。絃。永。長。也。每有

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

嘆而已。况或作兄非也嘆吐丹。疏。春令至永嘆。

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

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

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

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

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

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

相親也。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離渠釋鳥

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

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社陽人謂

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

飛則鳴也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

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

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

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

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

也但春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

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閱。狼

也。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許。閱

反牆本或作墻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海

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根戶懸反

每有良朋丞也無戎。丞。填。戎。相。也。當。急。難。之

時雖有善同門來又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寘塵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亮反疏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下同。疏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開狠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樂，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樂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閱狠，正義曰：狠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狠毋求勝是也。**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疏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切然，定本作切。疏兄弟至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忌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仁。兄弟之多，則尚

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勸，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之貌。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當彼德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德德，依論語則俗。**饋爾邊豆飲酒之飲**。傳饋陳飲私，也不脫履

升堂謂之飲。疏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疏饋賓胤反，飲於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疏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疏樂音洛，下皆同孺。疏饋爾至且孺，本亦作孺，如具反。疏正義曰：上

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
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
爾王之籩豆為飲酒之既禮以具集兄弟宗族為好
為此飲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
而甚欣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
族亦自相親也。○
言文孫炎曰飲非公朝私飲至之飲也。○正義曰飲私
飲又曰立成禮而巳。○既飲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
內也。○酒肉所陳不冝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履
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
履明飲立則不脫矣。○故云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
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飲為私之意也。○以私在
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
也。○知飲禮為圖非常議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公立飲則有房。○燕親戚異序曰燕凡弟此陳飲者圖
物燕以合好則飲燕禮

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飲大於燕燕亦是王於
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飲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
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
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飲陳籩豆
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
所以序齒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
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
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
親是燕同。○
妻子合好如鼓瑟琴
云好合至意合也
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之應和胡臥反。○
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傳

翁合也

○翁許急反湛答南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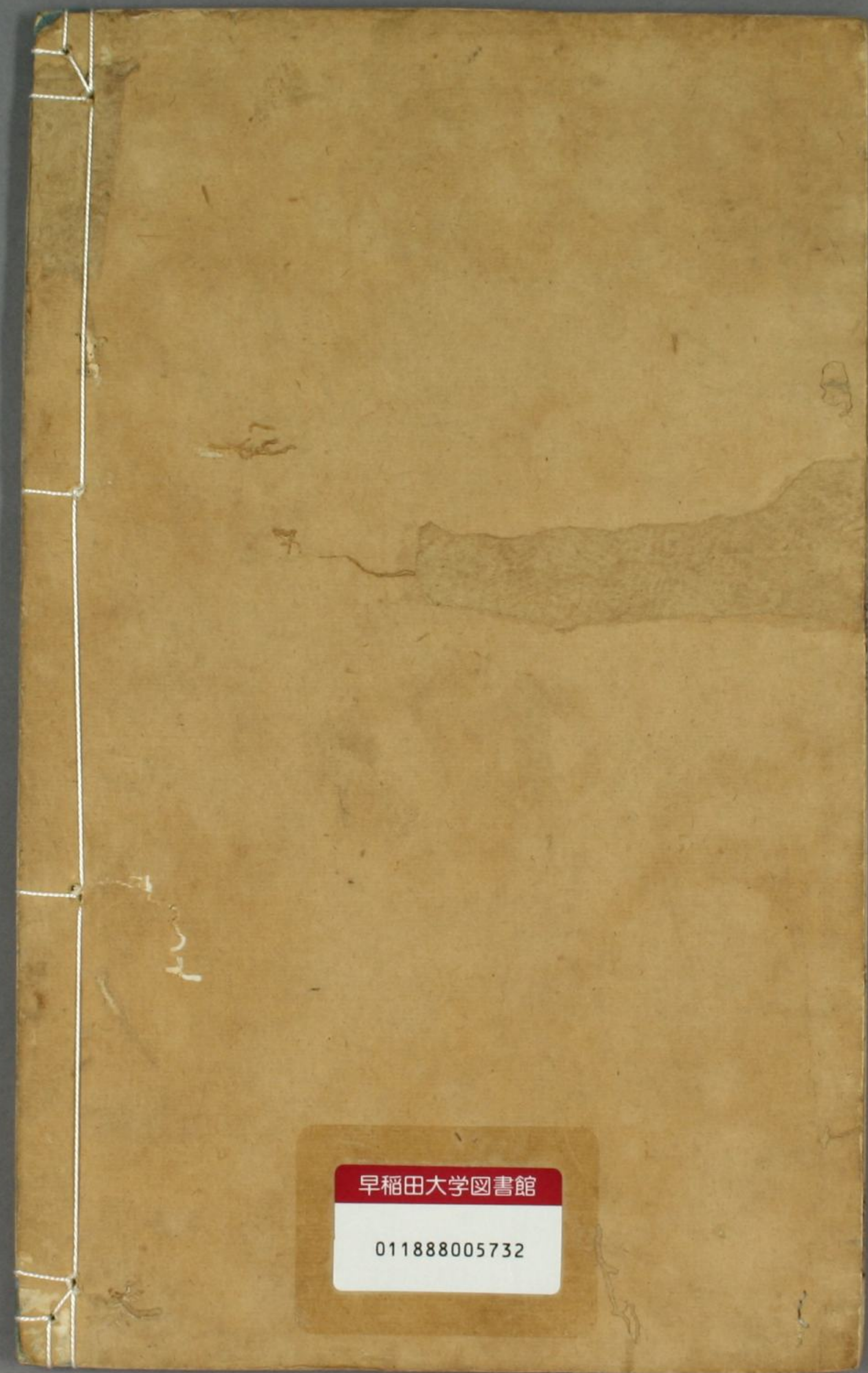
妻于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
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傲王親
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
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
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
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
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宗婦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
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
二年傳曰葬齊姜謂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客為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六

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
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
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
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親也醉而不出是
媒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
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
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與族人
可知察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
注云為將餼夫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
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
私燕私者何也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庶羞置西序
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庶羞置西序
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祭禮庶羞主及
飲於房也鄭以彼執兩是宗婦之祭禮庶羞主及
皆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宗婦之祭禮庶羞主及
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宗婦之祭禮庶羞主及
亦主婦燕之祭及至末族宗婦之祭禮庶羞主及
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

蓋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
蓋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
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
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
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
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
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而后燕及妻而連言子
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
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傳帑子也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
小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傳
究深圖謀宜信也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但宜都
疏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
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

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
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
是深恩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
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擊子正義
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
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732